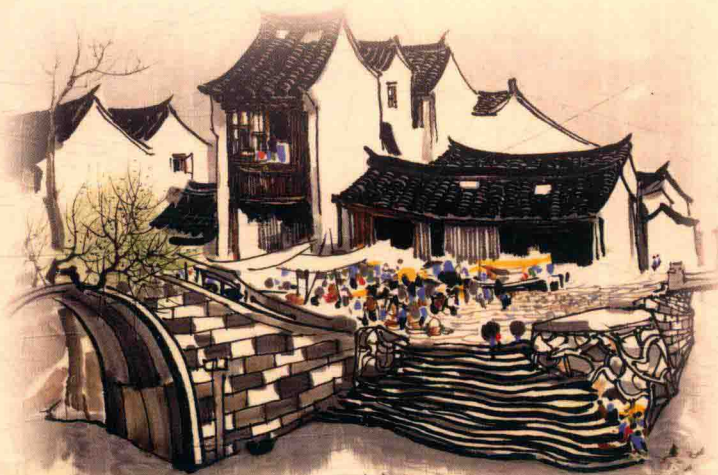


鄉土

中国记忆

屋头青瓦是谁家

吕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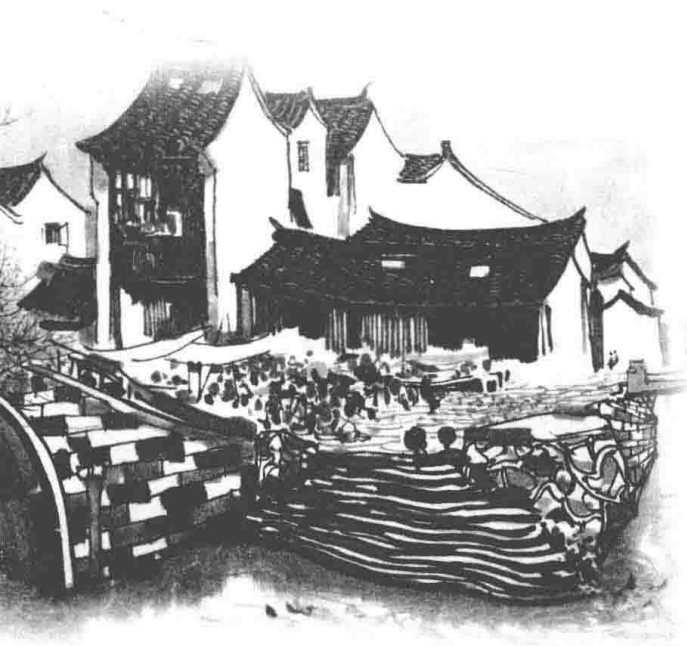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鄉土

中国记忆

屋头青瓦是谁家

吕峰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HEBE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屋头青瓦是谁家 / 吕峰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78-5011-7

I. ①屋… II. ①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6852 号

书名: 屋头青瓦是谁家
著者: 吕 峰

策 划: 商爱欣
书籍设计: 赵廷宏

责任编辑: 韩玉峰
助理编辑: 牛晓红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5 (编辑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数: 167 千字 印张: 15.5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11-7

定价: 49.80 元

目 录

木窗雕栏旧时光	001
岁月深处的老院子	002
木窗内外的时光	005
井老去无声	008
屋头青瓦是谁家	011
让日子温暖的柴火	014
渐飘渐远的炊烟	017
乡间的草垛	020
闲置的农具	024
乡村影事	027
远去的货郎鼓	030
磨剪子来——抢菜刀	033
甜蜜的杂货店	036
远去的裁缝铺子	039
玩具箱里的光阴	042
老行当里的童年	046

049 **鸟虫为邻好做伴**

050 雀喧禾黍熟

053 燕逐故园春

056 翩翩白鹭飞

059 爱上乌鸦

062 风中的鸽子

065 布谷声声

068 鹰击长空

072 飘逝的虫谣

075 啁啾蝉鸣声

079 萤火闪烁

082 螳螂的随想

085 聆听秋虫鸣秋声

088 大地上的蚂蚁

091 蝶舞翩翩

094 听取蛙声一片

繁花杂树人梦来	097
与树同在	098
白昼绿成芳草梦	101
柳色无边	104
油菜花开满目春	107
春风正暖桃花满袖	110
一树紫桐花	113
弥漫的艾草香	116
荷色生香	119
稻子开在田埂上	122
芦苇草	125
采一枝茱萸回家	129
烈烈菊花开	132
点点柿子红	135
棉是世上最温暖的花	138
梅香盈袖	141

145 粗茶淡饭乡滋味

- 146 难舍野菜香
- 149 舌尖上的乡野花
- 152 乡间黄焖鸡
- 155 因为臭所以香
- 158 平民化的豆腐
- 162 乡蔬有清香
- 165 瓜的夏日风情
- 168 椒子酱
- 171 贴秋膘
- 174 暖暖红薯香
- 177 百菜不如白菜
- 180 咸菜滋味长
- 183 螺蛳最美味
- 186 食粥做神仙
- 189 冷饮里的夏天

年风节俗故园情	193
年的味道	194
贴副春联过大年	197
溢彩流金的年画	200
难眠元宵夜	203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	206
惊蛰看春	209
三月三，风筝满天	212
走在清明的时光里	215
清明的忧伤	218
谷雨时节	221
芒种之忙	224
最忆儿时端午节	227
晒夏之美	230
站在秋天的门槛	233
月到中秋分外明	237

【木窗雕栏旧时光】

岁月深处的老院子

老院子是一个尘封的记忆，也是一个曾凝聚诸多故事与情感的所在。曾经在老家的院子里度过的幸福快乐的童年及少年时光，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魂牵梦绕、念念不忘。

老家在古黄河畔，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农家院落，其结构、格局、所形成的居住环境，都给人以安全、和谐之感，是一种和平、安乐、幸福生活的象征。在院子的角落里，栽有石榴、银杏、夹竹桃、樱桃等树木以及月季、凤仙、蔷薇等花草，墙壁上则爬满了带蔓的“爬山虎”，给人以无限清凉之感。

记得爷爷在院子里栽了好几棵石榴树，夏遮烈日，冬晒暖阳。特别是五月石榴花开的时候，火红的石榴花挂满了枝头，闪烁于葱茏蓊郁之中，一朵朵红萼流光溢彩，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那一份鲜艳夺目，那一份生机勃勃，格外地叫人精神振奋。看着那满树朴素而热烈、火红而不张扬的花朵，一丝微暖的夏意会在我的心头点点荡漾，就连梦里也被渲染得五彩缤纷。

大门是院子的脸面，记得小时候，无论条件咋样，村子里

在修建新房子时，都会把大门修得非常气派。门环是门的脸面，往往被制作得十分精美讲究，给宅院增色不少。普通人家的门环样式简洁，通常是圆形的，也被称为“太阳门环”，意味着家家户户开门吉祥。生意人家则喜欢花盆形状的门环，寓意能发家致富。

记得老宅的大门是那种最普通的、使用最广泛的圆形门环，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但是在外沿却镂出如意纹和蝙蝠图形，也不乏朴素的美。门环是铜做的，由于经过了长年的风吹日晒，被包裹上了一层时间的印记，只有手触的地方，铜的本色才显现出来。老门环是生活的见证，亲朋好友敲打过它，远亲近邻敲打过它，家里的老老少少也敲打过它。

宽敞的院子盛满了我多彩的童年。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写作业、做游戏，一切孩童们感兴趣的游戏，我们都一一加以演绎。院子不仅是孩童们玩耍娱乐的场所，也是母亲们晾晒衣被、欢聚聊天的地方。她们喜欢聚在谁家的院子里，讲着女人间才能讲的故事，偶尔还会爆发出清脆响亮的笑声，让人萌生出许多的遐思迺想；有的借着阳光，用心地纳着鞋底，也不知是为谁做的，针脚密密的，每扎一根，都要将针在发际间轻抹一下，看似习惯，又未必不是为了一针一线都浓浓纳进她的一番心意吧。

夏天的晚上，我们家喜欢在院子里吃饭、乘凉，除了夜晚的安谧、祥和之外，就是夜幕上闪烁的繁星了。父亲在这时候才显出他内心深处最慈祥的一面，宽手掌在我的头上摸来摸去，并给我讲着小故事。孩童的心总是好奇，照例要天真地发问：“爸爸，月亮上有人吗？”“有啊！”回答总是肯

定的。于是“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在古朴的院子里流传，一代又一代。偶尔母亲会不禁唱起儿歌，我从来不知道母亲的声音竟然是如此的美。

冬天的院子就有些萧条了，于是孩子们就期待着能下一场雪。雪来了，孩子们就可以打雪仗、捕鸟了。因为寒冷，鸟儿不得不往人间烟火处靠近。捕鸟的方法很简单，就像鲁迅小时候捕鸟的方法一样：“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不过捕到的多是麻雀等鸟儿，像燕子之类的鸟儿都已经南飞了。

后来，城市化的步伐用不可阻挡的气势分割吞噬了这方带着泥土厚重味的院落。每当想起那深深的老院子，它的唯美的景致总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浮现：苍劲的古槐、轻摇的绿柳、斜飞的燕子、闲开的野花，随处可见出墙的红杏、盖瓦的紫荆、缥缈的炊烟、嬉闹的顽童、半老的徐娘……

木窗内外的时光

窗子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只要有房屋，就会有门和窗，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铝合金窗子，曾经独具韵味的木窗正在逐渐消失。在客厅的一隅，还镶嵌着几扇历经岁月风雨侵蚀的木窗，上面雕满了花纹，给人一种深邃幽然的历史气息，让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渐渐远去的木窗年代。

小时候，老家的房屋都是木窗，最吸引人的就是木窗的图形和各种各样的窗格子，那些图形和窗格子能带给我无限的遐想。但不同的地方，木窗的设计也不同，木匠别具一格的风格也让窗的图形和窗格具有灵性。匠人用他们的心在木窗上雕着不同的图案，有的雕花花草草，有的雕各种动物，图形栩栩如生，给人以美的享受。

记得我家的窗棂是用木条隔成的小方格图案，每个方格大约有半个火柴盒大，采光、通风都很好。夏日微风挟着凉爽从前窗进入，带着清新的空气，暑热带着闷气从后窗走出。冬天的阳光透过窗棂倾泻进来，光影或深或浅，浮尘在斜斜的光柱中起舞，略略潮湿的地面被烘烤出一种暖意。

在我居住的房间的木窗下面，摆放着一张窄窄的条桌，有

时读书写字，有时什么都不做，就那么枯坐或伫立，透过窗子可以安静地看看平凡人家的炊烟生活。记得窗外有棵高大的槐树，尤其是到夏天，枝叶茂盛，浓荫如伞，那粗壮的树丫上经常闪现着鸟儿的灵动身影。有时候我还在熟睡，窗外的鸟鸣声就把我从梦中唤醒。那些鸟声透着细瓷的质感清清纯纯地穿窗而过，清脆地落在我的枕边，十分悦耳动人。

小窗棂，大世界，窗棂是房子的眼睛，它巧妙地镶嵌了四时变化之景。当暖暖的春风吹过，有燕子呢喃飞过，杏花桃花梨花相继开满枝头。柳枝也软起来了，折上一枝柳条，左拧右旋，再抽去内芯，一支柳笛就做成了，呜哩哇啦地响成一片。夏天和秋天是村庄的黄金时代，浓荫匝地、蝉鸣虫嘶、瓜果遍地、人欢马叫，这时的村庄像一个丰满的少妇，在灿灿的阳光下烂漫着她灼烁的丰姿。到了冬天，更是热闹不已，尤其是小孩子们，呼朋结伴、不知疲倦地嬉闹玩耍，老鹰捉小鸡、躲猫猫、骑竹马、跳房子、踢毽子、跳绳……

印象最深的是，奶奶喜欢坐在木窗前梳头。奶奶的梳妆盒前总是摆着一瓶头油，但奶奶总舍不得用，逢上喜庆的日子或者走亲戚，奶奶就抹上一点，平时奶奶就往头上抹水。她花白的头发总是梳得整齐光滑。白天，一缕缕阳光从窗木格子里洒进来，照在梳妆盒上。奶奶总是穿着自己织的棉布衣服，领口盘着好看的布扣子，端坐在梳妆台前，或梳头，或穿针引线缝补纳鞋。那时我总是和小伙伴在木窗外做游戏，奶奶在窗前的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看来，窗棂尤其是木窗棂，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它把人与天地相连，窗中的人与窗外的景因为它而变得十分

微妙。古代人对窗子是非常有感情的，尤其是读书人，冬季喜在南窗下读书、睡觉，夏季喜在北窗下纳凉。归隐南山的陶渊明曾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在睡觉与读书之外，倚窗远眺，凭栏望远，有心之人可有在窗栏中发现别一番天地。

长大后，更是读到了很多关于窗棂的诗文，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是杜子美的恬淡从容；“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是民间女子的相思；“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却又是落魄帝王的哀叹。记得最深的是李渔的小说《合影楼》中，一对小儿女隔池倚栏，影入池中，因而对影互怜，彼此爱慕，终于结成眷属。默默的窗棂，静静的人影，默默中，谁知道流动着多少诗意，酝酿着多少传奇。

木窗棂就是一个个镜头，在岁月收藏着一个又一个乡村画面。原色的木窗，总是令人想起一些朴素的人、朴素的事、朴素的情感，如同木的本质一样朴素。对于我来说，木窗里有一个遥远的世界，潜藏着孩提时欢乐的时光。每当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个老人在向我徐徐地讲述一悠远悠长的旧梦，明丽而又忧伤，既令人惆怅又令人无限向往。

井老去无声

井是连着百姓人生的物体，是远离河流而居的古人的一大创造，因为有了井，人类可以从沿海、沿江地带逐渐向内地深入，所以，古往今来，人类对井都极为敬重。井映在不同的人的脑海里，得到的是不同的镜像。在我的眼里它则是一幅充满生活情趣的画面，它和老巷、深院一起记录了一段特定的时光，在它生生不息的井水里潜泳着我童年的快乐、憧憬与向往。

我是在井边长大的孩子，亲眼看见了井在村里人生活中受到的重视程度，生活的每一天都和井密不可分，无论喝的还是用的几乎都是井水。井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老伙伴，忠实地陪伴着我。那时，我对井的印象就像村头听来的农谚，朴实而且玄妙，以我幼小的脑袋，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黝黑的泥土能变出水，并且是清澈的水。这样漫长的疑惑，对井来说只是难以觉察的一瞬。眨眼间，它已在天地间静穆了多年，它一如既往地守护着它当初的容颜，就算被推倒、淹没的一刹那，镇静的姿态依然没有改变。

村里的井多是以整块石头雕凿成井栏，很是质朴、厚重，

很符合大地的气质。同村共井，邻里就是一大锅浓郁的香茶，寻常巷陌，寻常人家，每天往来进出，不经意间，总有一两件事能触动对方的心扉，在不断的生活交往中，看出对方的秉性喜好来。井边还是街谈巷议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张家长李家短”多数在这里展开，即使没事，到井边转悠一圈，歇上一息，也是舒畅惬意的。人生百味，尽在井边铺展。

最热闹的是夏天的晚上，男女老少都在井边乘凉、聊天，孩子们围着老井四处乱跑。玩累了，就会和小伙伴们小心翼翼地趴在井台上往下望，井水在月光的照射下，明晃晃，白亮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倒影。此时，月光透过井边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斑驳地洒在井台上，依稀可以看到井台砖缝间长满了浓密的苔藓。井栏被岁月磨平、磨光，在黑暗中闪着神秘的亮光。井边似乎有蛐蛐在鸣唱，宛似天籁。

对于我来说，井像是大地的眼睛，它连着地心的那股清澈，犹如温和或忧郁的眸子，在天地万物间安静地眨动。它的脉搏始终连着大地的核心，每一次搏动，每一丝温度，始终牵挂着你我感觉不到的地下世界。在炎炎的夏季，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却是无比清凉，喝上一气是那样的舒坦。那个时候，如果有赶集者或者做其他事情路过我们村里的外乡人，每当口渴得厉害就要到老井边去讨水喝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离开家乡之后，井在我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对井的文化内涵的感知也越来越深刻。井已不是单纯的装水的凹穴，它是故园家乡的概念。我常在寂寥的夜晚想起“背井离乡”这个词，每一次都似乎有一股凉意从心底渗出，绵绵不绝。其实，离开故园的人，心里都实实在在背着